曾文正公奏稿

卷之三十四目錄

略陳直隸應辦事宜摺 同治八年正月十七日

奏爲略陳直隸應辦事宜並請酌調人才以資差委酌撥銀兩以濟要需事竊 臣奉

命移督直隸自顧精力衰頹夙夜兢兢深以不克勝任爲懼上

年十二月

召對之次荷蒙

皇太后兩次

訓示以畿輔空虛必須認眞練兵吏治尤須整頓等諭 臣恭聆之下悚佩難名近復詳加察訪練兵飭吏二端誠爲直隸最大之政其次則治河亦屬要圖謹就此三者略陳梗概伏候

明訓指示直隸近歲以來北有馬賊南有教匪東南與齊省接壤則梟匪出沒之區而降捻游勇亦多散處其閒伏莽甚廣一旦竊發旬日嘯聚動以千計非有數千勁兵星速剿捕即恐釀成大變此內患也其無形之外患陜回現尙猖獗宣化固宜嚴爲置防洋務雖曰妥恬天津亦宜暗爲設備綜計數者必須練兵二萬有奇乃足以敷調遣目下劉銘傳一軍萬餘人駐紮張秋該軍精勁冠時應請

敕下李鴻章飭以銘軍長作拱衛

京畿之師其餉項照舊由江南供支業經李鴻章奏明在案待

陛見以後或將該軍全調北路或因運米之故分紮東直之交臣再與之商酌辦理此外尚須練兵萬人或專就原議之六軍調省城而合練之或兼用湘淮之營制募北勇而另練之俟臣到任後再行察度奏明辦理惟二萬餘人果能練成勁旅敬求皇上不輕調動凡兵一經調出即難遽歸倉卒有警畿輔仍屬空虛上年輦轂震驚可為鑒戒此不能不預為陳明者也直隸之吏治臣入境以後略詢民間疾苦大約積獄太多羈累無辜聞有州縣到任年餘未曾坐堂一次訊結一案者又因連年用兵差徭甚重大戶則勒派車馬供支柴草小戶則攤派錢文擄充長夫劣紳勾通書役因緣訛索車輛有出而無歸貧戶十室

而九逃今雖軍事大定尙復派修城之費索前欠之費誅求無
已大吏過於寬厚罔恤民艱加以政出多門相忍爲國劣員於
此處敗露方懼嚴參而彼處鑽營反得優保總督之事權不一
屬僚之徑竇愈多玩上則簸弄是非虐民則毫無忌憚風氣之
壞竟爲各省所未聞　臣　到任後不得不大加參劾擬以清理積
訟停止雜派爲先務嚴立法禁違者重懲　臣　自問素非苛刻者
流近在江南亦係失之於寬今忽變爲嚴厲劣員或求書函以
圖救全或騰謗議以冀寬弛皆屬意中之事　臣　隨時體察攻伐
之劑去病卽止苟使數月期年風氣稍轉亦無難漸就和平復
我常度而下車伊始則非剛猛不能除此官邪是亦宜預爲陳

明者也直隸之大河凡九其不經東西二淀而徑入海者三其經過東西二淀而後入海者有六六者之中惟永定河滹沱河常泛溢而爲民患論者謂二淀爲民間田廬所佔不能容納衆流日就淤塞上年永定河決被水之縣甚多 臣於河工素未講求出京以後擬先看永定河再行履任審度情形奏明興工惟查永定河工從前每年部撥歲修銀近十萬兩中隔數年輒復另案發帑加培土工自道光二十二年後而另案之土工停矣自咸豐三年以後而歲修十萬僅發四分之一矣近雖由劉長佑奏請歲發五萬而司庫支絀不能如期到工以致堤身處處受病常常潰決上年南四汛大工原請經費十一萬而部撥

之閩海三萬山東三萬洎未報解將來三月興工無款籌墊不能不奏請先從部庫借撥又聞所估之數只可敷衍目前斷難堅實經久恐須添籌巨款乃可一勞永逸此亦宜預先陳明者也此三者非有人不能振興非有財不能展布河工尚難計算即練兵一事除戶部六單經費照常撥解外所短尚多請
旨敕下兩江總督馬新貽江蘇巡撫丁日昌每月撥銀二萬兩解至直隸稍資周轉 臣就近調兩江員紳中開列數人請
旨敕下吏部調至直隸俾資臂指之助不勝感幸所有直隸應辦事宜緣由恭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到任接印摺同治八年二月初八日

奏為微臣到任接篆恭摺叩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正月十七日請

訓陛辭二十日束裝就道由蘆溝橋以下查閱永定河工程自宛平縣之南上汛至永清縣之南七汛計程二百餘里二十四日查工粗畢即於是日西旋二十七日行抵保定府城二月初二日署督臣官文將直隸總督關防及長蘆鹽政印信委員齎送前來當即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祗領視事伏念臣菲材薄植久領大藩顧精力之衰頹

荷郊畿之重寄私衷惴惴若涉深淵惟早作而夜思罄藎忠而

補過凡

諭旨所示飭吏整軍之道暨 微臣 所陳治河弭患之方謹當督

率僚屬次第施行明道不敢計功習勤祇以補拙庶期仰答

高厚鴻慈於萬一除到任日期恭疏具題外理合繕摺叩謝

天恩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舉辦永定河工片 同治八年二月初八日

再臣查閱永定河見南北兩隄高於隄外之民田一丈二丈不等高於隄內之河身不過二三尺且有河身與隄相平者兩隄相去約三四里許中間容水之地不爲不寬柰淤墊太久河中墊成沙洲高平堅實樹木蕃生遂使河之中泓有窄僅數丈者水逼而無所洩則衝刷隄身處處潰決議者多思更改河道以南隄作北隄而於南邊另築一隄臣思數百里田廬墳墓百姓豈肯遷改且此河本挾泥沙而行徙隄數年之後新河淤成高洲又將改徙何處即使再增巨款加培兩隄隄高而河淤亦高浸勞費而終無益也伏查乾隆年間初定章程歲修銀一萬兩

挑挖中泓銀五千兩疏濬下口銀五千兩歲修者培河上之兩隄也挑中泓者於冬春乾涸時挖河身之淤沙也濬下口者疏三角淀之尾閭也厥後雖經費屢加而辦法則仍三者并舉頗著成效近數十年以來三角淀淤成平陸而濬下口之法廢矣河身久不開挖而挑中泓之法廢矣兩法雖已久廢而部撥經費仍留此兩款之名目 臣愚以為當此窮極思通之時宜復挑挖中泓之法每歲除五六七八盛漲之月冬臘正堅冰之月不計外其餘五箇月均可興工挑挖凡春深秋盡之時此河有水之處不過數十丈其乾涸之處尚餘數百丈挖出乾處之土近南岸者覆於南隄近北岸者覆於北隄雇車以運遥隄之上引

溜以趨新涸之中年年挑挖節節開挖河患或可少減是否有
濟 臣擬試辦一二處續行具奏目下二三四月尚有最要之工
上年南上汛決口本未堵塞南四汛南七汛兩處決口雖經堵
塞尚未開挖引河合之各處要工共估銀十一萬兩經戶部撥
山東銀三萬兩閩海關銀三萬兩均無報解消息現擬即日興
工趕於四月初間合龍司庫銀兩因去年僅發兵餉一季刻下
須補發一季之餉別無餘款可以挪用相應請
旨敕下戶部借發銀六萬兩趕修河工一俟山東及閩海關之
銀解到即行解部歸款 臣因要工刻難延緩是以正月請
訓摺內即已預爲陳明茲經詳查再申前請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晉臬司張樹聲清理積訟摺　同治八年三月十六日

奏為欽奉

寄諭恭摺覆奏仰祈

聖鑒事本月十三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三月十二日奉

上諭本日降旨已令張樹聲調補山西臬司直隸臬司令史念

祖補授矣史念祖由軍營出身人尚明白惟未經歷地方事務

是否能勝臬司之任着曾國藩留心察看據實具奏以重地方

欽此竊臣履任月餘見直隸日行公事訟案居十之七八他件

不過十之二三頻年辦理軍務積壓極多督署應題之本未辦

者二百三十餘件府局京控上控之案未結者一百三十餘件

各屬委審及自理之案未完者殆以萬計或延擱二三年或五六年八九年不等吏治之疲民生之困端由於此臣與臬司張樹聲力籌清釐積案之法日夜孜孜甫有端緒臣自擬清訟事宜十條令司道及局員等覆核尚未刊刻完竣又囑張樹聲議限期功過章程十餘條臣為之覆核尚未斟酌妥善其中最要者直隸舊章州縣積案若干件按月有四柱冊報監禁若干名管押若干名亦按月有四柱冊報未獲之賊瘐斃之囚按月亦有稟報立法本屬盡善無奈虛應故事遂無成效今特令各屬實力奉行臣督同臬司實力稽查每月將各屬報冊詳細核對分別功過懸榜院司官廳且催且誡以冀日起有功張樹聲任

臬司四年刑名之條例已精直隸之情形尤熟臣每詢屬員之賢否巨案之源委所對多得要領若該臬司能留畿輔佐臣不逮計一年之內可將積案全數清結若張樹聲遽赴山西臣精力衰頹自度萬不能了此數千滯獄史念祖初入仕途縱有過人之才智而欲究諳刑律熟悉地方殆非數月期年不能合無籲懇

天恩准令張樹聲暫留直隸臬司本任助臣一臂之力將州縣月報各冊悉心稽核俟積案清理完畢再行遷調使臣區區整飭畿甸之志不至盡託空言亦非獨微臣之幸也聞山西刑名案件不及直隸之半史念祖若陳臬晉省較易稱職能否勝任

似亦可由鄭敦謹察看覆奏謹將臣所擬直隸清訟事宜十條
鈔呈
御覽此等告誡僚屬之文本不敢輕瀆
聖聽緣其中委曲繁難必得極熟之臬司乃可相助爲理伏乞
聖明垂鑒至張樹聲所擬限期功過章程臣核定後亦當附鈔
呈奏其中微有變通舊例者俟續奏時再爲聲明所有欽奉
寄諭緣由恭摺覆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覆陳劉松山湘軍情形摺 同治八年五月初四日

奏為遵
旨籌議恭摺覆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前於三月十四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三月十三
日奉
上諭據御史宋邦僡奏陝省營勇變亂請飭左宗棠詳察情形
等語本日已寄諭該大臣斟酌辦理矣營勇因鬧餉滋事已屬
亂萌而此番劉松山所部留防綏德州之四營據城以叛高連
陞所部竟至戕其主將實為各營所未聞雖據左宗棠奏稱因
查拏哥老會起衅而勇丁之好亂樂禍難以有功亦可概見該

御史所稱勇丁因地瘠缺望起見諒亦有之而召募士勇能否
奏效亦難確有把握削平粵匪以來楚勇暮氣已乘此時應如
何變通以弭後患著即悉心籌度據實以聞用副疇咨之意原
片著鈔給閱看將此諭令知之欽此查克復金陵以後楚勇從
征過久官秩日高暮氣將乘難資得力迭經臣於同治三年秋
冬及四年夏間先後奏明在案及臣奉
命剿捻所用專係淮軍其時湘勇十餘萬人裁撤略盡隨臣北
征者僅劉松山一軍及張詩日等數營至次年張詩日因病遣
撤則臣之舊部僅留劉松山老湘一軍矣當時楚軍將士驕矜
自足眞氣日衰獨劉松山矯厲奮興尚有旭日初升之象臣因

令其添募選練獨當一路數年以來轉戰秦晉燕齊所向有功
號爲勁旅湘軍之名自是復振此次陝西宜君綏德兩處旬日
之閒楚勇再變
諭旨殷殷垂詢恐勇丁好亂樂禍難以有功查楚軍之在秦者
他營臣不能盡知老湘營紀律素稱嚴整勇丁之好亂樂禍者
可決其不甚多也其所以有綏德之變雖由主將遠出會匪起
衅不善彈壓之咎推原其故實亦軍士久役勞苦思歸所致大
抵艱難百折不辭勞瘁者將領之壯志也從征十載懷歸少息
者士卒之恆情也上年平捻之後議令湘軍西征臣見該營苦
戰十年力窮氣憊必應量予休息曾檄令劉松山暫緩西行帶

回長沙遣撤舊勇另行招募如戚繼光所謂澄定渾水再汲新水之說庶幾重新整頓克蒇全功劉松山未接此文遽行渡黃西征善良者頗懷歸志桀黠者或譸譎謀遂致倉皇煽亂有此一失幸賴劉松山平日馭眾有法恩誼相孚足以懾伏叛黨不旋踵而事即定而勇丁之好亂樂禍者究不甚多亦即於此可見矣至御史朱邦傑所奏地瘠缺糧之說老湘營亦尚無此弊五年冬間張總愚竄入秦中 臣 檄霆軍援秦遷延不進 臣 改檄湘軍入關當時諸將皆以奔隴爲苦 臣 恐湘軍西行必難迅速劉松山一奉檄調投袂而起毫無難色該營勇丁亦皆感激効命未聞有以地瘠缺糧者 臣 亦優待該軍奏明每勇每月糧米

價銀四錢五分迄今已閱三年開關感戴之語並無怨望之詞
起衅之端殆非由此此軍還秦以來迭次獲勝回逆望風吐款
收降董福祥等十七萬餘人軍威大震乃因此次小變致損令
名　臣深惜之
諭旨懲前毖後飭籌變通湘勇之法　臣竊以爲去年湘軍未入
秦境之先本可休息數月帶回湖南撤換舊勇當時未行此策
今在秦境剔辦得力之際斷難再議撤退另換他營凡軍氣之
盛衰全視主將之强弱劉松山精神未懈近雖經此波折銳氣
亦未少減頃接該提督三月杪來函仍擬再接再厲整軍深入
由北路進兵規取金積堡老巢扼賊北竄草地之路並稱陝甘

之糧取給山西遠至千數百里必須妥籌轉運擬由軍渡以至綏德由綏德以至鎮靖堡由鎮靖堡以至銀條梁至花馬池節節計里分站用營中之馱騾勇夫及降眾中挑選壯丁分班搬運別其險易而均其勞逸 臣觀其艱難措置規畫精詳竊以為有古名將之風當期從容奏績而秦中自克復董志源以後軍事已大有起色亦無煩改絃更張若新募秦隴之人未經戰陣未諳營制雖得善將者統率訓練亦非寬假歲月不能有為撤大枝之勁旅募烏合之士軍沮已定之成謀艱難必之後效誠恐新舊乘除之際該逆得以乘間聚合死灰復然則於大局所損甚鉅固不僅欠餉難於籌給遣勇難於綏輯也 臣於秦隴各

楚軍不甚諳悉專就劉松山一軍而論自應暫仍舊貫可否
議變通所有微臣遵
旨籌議緣由恭摺覆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覆議直隸練軍事宜摺 同治八年五月二十一日

奏為遵

旨籌議練軍事宜恭摺覆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去年十月初六日在江南接奉

寄諭直隸營務久經廢弛前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會同戶部兵部議定選練六軍誠以根本重地當為自強之謀追捻匪北竄直隸官兵打仗仍不得力雖云訓練未精然國家歲糜鉅萬帑金養此無用之兵實堪痛憾此時賊匪既平亟應將前定練軍章程從新整頓曾國藩久諳戎事應如何因時變通之處著於到任後詳慎妥籌悉心經理務期化弱為強一洗從前積弊

以衛畿疆倘因直境甫就敉平毗連東豫一帶應暫撥勇隊以資彈壓一併由該督斟酌奏明辦理曾國藩未到以前官文務飭各員弁照常訓練不得稍有懈弛神機營原摺均著鈔給閱看等因欽此追臣臘正兩月展覲

天顏仰蒙

聖訓周詳亦以直隸練軍爲要務臣於二月抵任檢閱六軍案卷見內外臣工章奏於直隸不宜屯留客勇一節言之詳矣當此全境敉平若留大枝勇隊駐於近畿窮年累月剿無可剿防無可防不特於居民難期和協即於事勢亦同贅疣是以諸臣之議多主練兵而不主募勇惟募勇雖非長策而東南募勇多

年其中亦儘有良法美意爲此開練軍所當參用者臣請略言數端一曰文法宜簡勇丁帕首短衣樸誠耐苦但講實際不事虛文營規只有數條此外別無文告營轄只論差事不甚計較官階而挖濠築壘刻日而告成運米搬柴崇朝而集事兵則編籍入伍伺應差使講求儀節即有一種在官人役氣象及其出征則行路須用官車紮營須用民夫油滑偷惰積習使然而前此所定練軍規條至一百五十餘條之多雖士大夫不能驟通而全記文法太繁官氣太重此當參用勇營之意者也一曰事權宜專一營之權全付營官統領不爲遙制一軍之權全付統領大帥不爲遙制統領或欲招兵買馬儲糧製械黜陟將弁防

勦進止大帥有求必應從不掣肘近年江楚良將爲統領時卽能大展其材縱橫如意皆由事權歸一之故今直隸六軍統領迭次更換所部營哨文武各官皆由總督派撥前往下有翼長分其任上有總督攬其全統領並無進退人材綜管餉項之權一旦驅之赴敵羣下豈肯用命加以總理衙門戶部兵部層層檢制雖良將亦瞻前顧後莫敢放膽任事又焉能盡其所長此亦當參用勇營之意者也一曰情意宜洽勇營之制營官由統領挑選哨弁由營官挑選什長由哨弁挑選勇丁由什長挑選譬之木焉統領如根由根而生幹生枝生葉皆一氣所貫通是以口糧雖出自公款而勇丁感營官挑選之恩皆若受其私惠

平日既有恩誼相孚臨陣自能患難相顧今練軍之兵離其本營本汛調入新哨新隊其挑取多由本營主政新練之營官不能操去取之權而又別無優待親兵獎拔健卒之柄上下隔閡情意全不相聯緩急豈可深恃此雖欲參用勇營之意而勢有所不能者也又聞各營練軍皆有冒名頂替之弊防不勝防蓋兵丁之常態口分不足以自給每兼以小貿營生手藝營生以補事畜之資此各省所同也直隸六軍以此處之兵調至他處訓練其練餉二兩四錢在練營支領其底餉一兩五錢仍在本營支領兵丁不願離鄉往往正身仍留本處特於練營左近僱人頂替應點應操少分練軍所加之餉給與受僱冒名之人一

遇有事調使遠征受僱者又不肯行則又轉僱乞丐窮民代往
兵止一名人已三變練兵十人替者過半尚安望其得力耶臣
兩月以來博采衆論參以愚見就目前練軍之規模即使力加
整頓亦難遽化弱爲强將欲倚爲干城備禦强寇殊無把握今
當講求變通之方自須先杜頂替之弊擬令嗣後一兵挑入練
軍即將本營額缺裁去練軍增一兵底營即減一兵無論底餉
練餉均歸一處支放或因事斥革即由練營募補底營不得干
預冀所練者皆爲正身或可少變積習此外尚有須酌改者如
馬隊不應雜於步隊各哨之內應另立馬隊營使臨敵不至溷
亂一隊不應增至二十五人應仍爲什人一隊使士卒易知易

從若此之類臣本擬定一個明章程重整練軍練足萬人以副
朝廷殷勤訓飭之意乃近者節逾夏至亢旱如故二麥業已歉
收秋禾多未播種深恐歲饑民困藩庫入款太減不能不長慮
卻顧暫緩興辦查直隸司庫本屬入不敷出同治六七兩年收
數尤少而欠發各款除京協各餉及文職應領之款共欠一百
五十餘萬外專就本省武營言之欠發綠營及駐防俸薪養廉
三十二萬餘兩欠發兵餉二百七十餘萬兩欠發米折及公費
銀十三萬餘兩近來武營俸餉本僅支五折七折八折不等既
折之後又欠發三百餘萬是以各將士紛紛訴苦衣食無資辦
公無費即令六軍選練極精而各底營存餘之兵已廢弛不可

救變矣通盤籌算本省可指之銀斷不能撥濟練軍之餉若於現存四千人之外增練六千或八千人仍須由部另撥的餉二萬兩按月解直乃可應手久辦徐圖功效其未挑入練者各底營存餘之兵亦須略爲料理未可聽其困窮隳壞 臣 擬略仿浙江減兵增餉之法不必大減兵額但將老弱者汰而不補病故者闕而不補即以所節之餉項量發歷年之欠款俾各營微有公費添製器械旗幟之屬庶足壯觀瞻而作士氣數年之後或將五折七折八折者全數賞發兵丁之入練軍者所得固優即留底營者亦足自贍營務或可漸有起色而畿輔練兵之議亦不至屢作屢輟事同兒戲至臚出裁兵所省之餉彌補練軍所

增之餉多算尚難預定要亦少有裨益是否有當請
旨敕下原議各衙門核議施行所有遵
旨籌議直隸練軍緣由恭摺覆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再議練軍事宜摺 同治八年八月二十七日

奏為再行酌議練軍事宜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 接准部咨會奏直隸練軍事宜一摺令臣 迅即籌定簡明章程奏報定議等因咨行到臣 臣竊維用兵之道隨地形賊勢而變焉者也初無一定之規可泥之法或古人著績之事後人效之而無功或今日致勝之方異日狃之而反敗惟知陳迹之不可狃獨見之不可恃隨處擇善而從庶可常行無弊即就紮營一事言之湘勇初出亦屢為粵匪所破既而高其壘深其濠先圖自固之道旋即用此以制敵厥後淮勇諸軍繼起亦皆以高壘深溝為自立之本善紮營者即稱勁旅直至移師

北來攻剿捻匪每日計行路之遠近分各營之優劣曾無築壘挖濠之暇而營壘之或堅或否於勝敗全不相涉即論及陝甘剿回貴州平苗亦不以築壘挖濠爲先務至天津捍禦外洋雖堅壁亦不足恃即此一端已知陳迹之不可狃兵勢之變化無常矣然安營支帳埋鍋造飯一則不擾閭閻一則自固壁壘斯乃古來之常法并非勇營之新章終未可棄而不講也臣愚以爲直隸練軍宜添學紮營之法每月拔營一次行二三百里爲率令兵丁修壘浚濠躬親畚鍤以習勞勚不坐差車以慣行走至運米搬柴則勇丁不過偶爾爲之如今年近事老湘營之勇由綏德州運米至花馬池銘軍之勇由濟甯州運米至張秋是

也論平日之舊例則採薪等事每勇百人照章有長夫三十六名兵丁百人舊例亦有夫役三十名并有報銷四十名者 臣意練軍既拔營行動即須添募長夫百兵給三十名雖所費較鉅似亦不可省之項有長夫任樵汲負重之事則兵丁可不任搬運之勞既以稍示體恤又以見築壘挑濠等事必須躬親覺於此者正欲其嚴於彼至部 臣所議兵丁宜講衣冠禮節 臣意老營操演儘可整冠束帶以習儀文拔營行走仍宜帕首短衣以歸簡便凡此皆一張一弛擇善而從者也 臣前摺所謂重統領之權者蓋因平日之事權不一則臨陣之指麾不靈 臣在南中嘗見有藩臬衙門募勇多營平日之領餉拔缺請獎等事皆由

衙門主政至臨陣之際則另派武員統領率之打仗致指麾不
克如意即巡撫及大帥所部多營平日無一定之統領臨時酌
撥數營派一將統之赴敵終不能得士卒之死力而江楚諸省
偉獲成功者大抵皆有得力統領其權素重臨陣往來指揮號
令進退之人即係平日發餉挑缺主持賞罰之人士卒之耳目
有專屬心志無疑貳是以所向有功 臣所謂事權宜專本意如
此然亦會逢其適幸遇塔齊布羅澤南李續賓楊岳斌多隆阿
鮑超劉銘傳劉松山諸人或隸 臣部或隸他部皆假重權而樹
偉績苟非其人權亦未可概施部 臣所議得良將則日起有功
遇不肖則流弊不可勝言洵為允當之論良將者可倖遇而不

可強求者也嗣後直隸練軍統領臣當悉心鑒看遇亡逃則破格優待盡其所長遇中材則隨處防維無使逃分庶幾兩全之道再部臣復議及兵將相習可收一氣貫通之效又言轉弱為強不必借才於異地等語臣竊意就兵言之以士著為主以保狀為憑斷無令外省客勇充補之理而客勇亦無願補遠省額兵之志就官言之則武職自一命以上直至提鎮皆准服官各省況畿輔萬方輻輳尤志士願效馳驅之地是各路將弁有出色者皆可酌調來直不得以借才論直隸練軍詢諸眾論不外二法一曰就本營之鎮將練本營之弁兵一曰調南人之戰將練北人之新兵而已訪聞前此六軍用本營鎮將為統領者其

情易通而苦於闔營無振作之氣用南人戰將爲統領者其氣稍盛而苦於上下無聯絡之情將欲救二者之弊氣之不振本營官或不勝統率之任當察其懈弛擇人而換之情之不聯南將或不知士卒之艱當令其久處積誠以感之　臣今擬於前晉四千人外先添三千人稍復舊觀一於古北口暫添千人該提督傅振邦老於戎行安詳勤慎一於正定鎮暫練千人該總兵譚勝達勇敢素著志氣方新二處皆以本營官統之者也一於保定暫添千人令前瓊州鎮彭楚漢以南將統之與中軍冷慶所轄千人姑分兩起俟察驗實在得力而後合併一軍此因論兵將相爭而擬目前添練之拙計也部　臣又令籌定簡明章程

再行按月給餉弁查明直隸未經遣撤之勇飭令回籍妥爲安插臣查直隸勇丁上年經署督臣官文奏留十二營臣今年撤去余承恩三營其後夏麥秋禾疊遭亢旱常有匪徒竊發因恐散勇窮無所歸聚而滋事是以遷延未及續撤俟秋末安靖再當遣撤數營卽以裁勇之銀添作練軍之費至淮勇銘軍乃臣所奏爲拱衛京畿之師其大隊紮於張秋分數營駐紮保定數營駐紮臨淸目下不擬裁撤另行附片覆奏練軍規模臣擬仍以四軍爲斷二軍駐京以北二軍駐京以南每軍三千人統將功效尤著者或添至四千五千人其餘常行章程已詳具於部臣及前督臣劉長佑所議條款中臣昨議練餉底餉一併支領

馬隊不淆步隊之中一棚只以十人爲率亦經部議允准此外如頂名冒替是前此之積弊未知將來能否革除參用南將是前此所已行未知此後能否融洽此次所議添募長夫每月扣餉亦未知有無窒礙斯三者一有未妥則全局皆須變更臣不敢遽定章程恐不久仍須更換也可否請

旨一面交各衙門覆議臣一面先行試辦其餉需暫用江南協款俟定議後再由戶部撥發俟試行果有頭緒然後刊刻簡明章程俾各軍一律遵守所有再議練軍事宜恭摺覆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核辦永定河工程款項摺　同治八年九月二十一日

奏為核明永定河工程酌擬辦法請撥款項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維永定河北下四汛隄岸於五月二十一日漫決接連伏秋二汛未克合龍八月間奏派候補道蔣春元前往署理籌度興工并飭周歷下游詳加察勘下口是否疏通中洪是否無阻一一勘明免致此處甫經合龍彼處又報決口仍蹈近年之覆轍茲據蔣春元稟稱自八月二十一至二十五等日督同文武員弁周歷查勘查永定河自南北七汛以下河道寬至數十里由道光二十三年至今所謂下口者或傍南岸而行或傍北岸而行或歸中道而行均下抵鳳河以達於海遷徙不常茲

勘得舊傍北岸之河北七頭號至三十一號均係河身寬深距隄亦遠形勢極順無如三十一號以下河距隄身太近其形甚窄至四十八號以下並無隄身水出則漫淹武清東安是改歸北岸之議未可舉行其舊行中道之河若由北七工三四號向望河樓調河頭仍引入中道距南北兩隄均遠一線順流無所依傍直達鳳河形勢亦順無如閒段淤墊太長漸成平陸有并無河影者所需經費過鉅是引歸中道之議亦未可行惟近年水傍南隄之河卽係道光二十二年以前之故道目前水入下口不能不循此道而行人力稍覺易施惟下口旣傍南岸而行則南七各號卽係初近下口吃重之地查南七五號同治六年

漫口秋後堵閉因限於經費未將攔河大壩修復合龍之後凌
汛漲發卽已鼓裂塌陷幸去年南四決口該處未經過水今年
南上合龍大溜南過該處水上埽面與隄相平岌岌可危現在
隄身受病隄內坑塘太深頭分引河太窄是南七之六七號實
爲下游第一險工茲擬向前第五村之東南隅另挑引河工長
七百丈下與舊挑之河身相接并於南七工頭二號做一截水
大壩鑲埽簽樁工長百丈撇水入新引河不入坑塘仍於壩根
兩傍作一圈埝工長千丈以衞前辦之隄估計土埽各項需銀
一萬六千兩有奇此南七初近下口預防危險擬辦引河壩埝
之工也至龍王廟上下河身甚窄並未刷寬須加挑至十二丈

寬寶店窰以下五百丈亦宜挑寬加深估需實銀一萬八千兩有奇其餘河槽稍寬及離鳳河較近之區姑遺後圖此疏通下口之工也南六南五北五兩岸以上至張家墳西頭工段甚長紆曲過多水來則壅積難下以致上游擡高急應節節挑挖或裁灣取直或切坎順軌只存南五十七號北六十三號兩處次險之工其餘一切險工皆已撤去盛漲來時或可勢同建瓴徑行無滯估需實銀二萬二千兩有奇此挑挖中洪之工也至北下四壩工均皆墊陷堅實惟秋汛以來金門口刷寬現尚有十二三丈應行進占金門口水深一丈二三尺一丈三四尺不等新估背後之土加寬加高又添做養水盆河頭則須向南展寬

以順來流引河又須加挑以通去路併前此搶辦時用過之費共估需銀二萬四千兩有奇此堵合北四決口之工也此數者惟北下四汛堵口係屬正案其餘皆係另案然不辦中洪下口則合龍後水勢不能下行不惟新工喫重卽凡水經過之處隄身處處堪虞四項工程共估需銀八萬餘兩伏乞源源發款及時趕辦至向來方價料價皆有常例此次剔除積習核實力減以求撙節等情具稟前來臣查永定河工近年多係由外捐辦去歲經署督臣官文奏請帑項十一萬仰荷聖恩允准臣春閒到工又於南七南四引河增撥銀二萬三千兩已屬非常之舉今冬又需專款八萬殊覺糜費過鉅第既據

該道暨各員勘明不辦中洪下口則水勢不能暢行仍恐合龍之後旋卽失事隄身受病已久本屬在在堪虞臣不得已札飭核減銀九千兩准其一面興辦至由外勸捐歷年成案皆係由司庫借撥現銀再於歲修項下按年攤扣歸款歲修等銀久經裁減又加扣去捐款則河員之領項愈微到工之實銀愈少河務所以日壞皆在於此臣愚以爲欲整頓河務必須停止攤捐發給現銀免致應汛有所藉口卽以作弁兵夫役之氣合無籲

懇

天恩飭部撥銀四萬兩下少三萬餘兩臣卽於江南協直項下撥發今年直隸水旱報災近七十縣民力窮困藩庫無可動撥

伏希
聖慈亮鑒如蒙
俞允臣當分別辦理張家墳一帶挑挖中洪龍王廟以下疏通下口二者皆多年失修之工即用部撥之款其北下四汛增壘決口南七六號添做壩埝係近日應辦之工即用外籌之款如此區別造報庶不失慎重帑項之義所有核明永定河工程酌擬辦法請撥款項緣由恭摺具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同治八年十一月初一日

條陳長蘆鹽務摺

奏為長蘆鹽務按照部議分條覆奏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同治八年五月初一日奉到

寄諭前因給事中陳鴻翊奏請整頓長蘆鹽務當經降旨交戶部議奏茲據奏稱陳鴻翊所擬各條或得申明成例或係現辦有案或款由外銷向未報部總之蘆綱積弊在引岸虛懸之人認運因而交款日絀浮費過重商力難紓正供遂致暗虧請飭迅速整頓等語著曾國藩按照部議各條督飭長蘆運司將應辦事宜趕緊修舉應汰陋習實力埽除如尚有未盡事宜並著體察情形酌擬章程具奏等因欽此當即恭錄札飭運司恆慶

據實詳覆以憑核奏旋據該運司將鹽捐錢文津貼剝船一條
先行詳請咨復其餘九條亦於六月間詳復臣以其中利弊未
能詳細釐剔所陳尚有不實不盡批令再行確查具詳九月初
間又經另委候補知府李興銳馳赴天津按照原奏各條明查
暗訪悉心考究據實稟復茲據該司及委員先後查復前來臣
參觀互證酌擬辦法分條具陳如左
第一條認辦懸岸宜定限期查蘆商認辦引地向例於具稟之
後飭綱查明是否家道殷實仍由本商自覓散商聯名出結具
保由綱總循例加結始由運司轉詳咨部更名一面給發行知
領引辦運此等層折原爲慎重課帑由來已久其中緊要關鍵

重在出結之保商不在加結畫押之總商其或商本實不充足或外來人地生疎綱中無商承保則往返查訪稽延時日亦事勢所常有並非該商總等有意刁難藉端需索也惟新商認岸之初辦千引者向令先交兩課銀一千餘兩不等名曰寄庫以驗殷乏又認運租運捆運之外另有試運章程試之二三年果不能辦准其稟退有寄庫則資本之證據早明有試運則本商之進退裕如在綱總不必過於慎重徒啟壟斷之疑不以為因循廢公卽以為靳惜美岸邇近把持情同勒掯嗣後新商具呈但有散商聯名結保者卽令綱總酌定限期於二十日內加結畫押運司亦迅速發給行知庶衆商可資鼓舞

第二條保結商人宜專責成查具蘆向例新商人綱取具聯名商保保其家道殷實如有賠悞課運願甘分賠甘結惟各商因通綱向有隨引帶交參課銀兩遇有參商拖欠課款除以查抄家產變抵不敷外均在商交參課內彌補是以從無保商攤賠之案迨至道光二十九年引岸參懸無商認辦懸課過多參課不敷彌補通綱添捐懸岸課一款隨領引時每引交銀四分專補懸課之用無如懸岸日增歸補愈難所有續參商課雖逐案飭令分賠總未據完交實銀目查蘆綱商人多因悞運悞課其本商名下自能保全出綱者甚屬稀少若再責令分賠代人受過並不予以年限難免不紛紛畏累遠避則蘆屬引地從此有

參無認殊於全局有礙自應量爲變通擬請倣照保固三年定限如果三年正課之內認商貽悞課運被參即將應交正課除抄查備抵外其餘參欠課銀分作三成在於參商名下追交二成出結之散商加結之總商分賠一成如逾三年之期認商業經完過奏銷引課可稱家道殷實即與保商無涉以示限制似此酌核辦理於課款分賠有著而於各商亦不致有畏累不保之虞矣

第三條督催總商宜先完課查蘆商完課無論總商散商均照通綱一律辦理近年奏銷後所欠勒限課銀委係累商欠交之款綱商名下應交正課均經依限催完惟向來章程每屆上課

之期運司派委鹽務候補數員率同綱總督催委員平日與眾商情誼不洽於鹽務底裏不明督催無權虛應故事每屆籠統完至八分以上為率而此八分中孰多孰寡孰先孰後無從稽考是總商之拉勻撘算從中取巧其物議亦由此而起嗣後惟當遵照部議敕令綱總首先完納每屆奏銷將總商名下課款是否清完之處附案聲明仍由運司將總商另立簿冊散商亦立一簿將已完幾成未完幾成據實登註隨同銷冊詳文送鹽院衙門備查綱總無從牽拉眾商無從朦混開誠布公共見共聞征收亦當日有起色

第四條捆運懸岸宜交全額查長蘆懸岸前於道光二十八年

經
欽差王大臣查辦鹽務案內將無商州縣五十五處除有州縣自行運銷者十一處無容更改外其餘四十四處之河南縣岸二十州縣盡改票鹽仿照淮北成案先課後鹽無論資本多寡一經交課給票護運直隸縣岸二十四處予限半年責令各州縣或招商或招販一律整理倘商販無人責成各州縣領運如州縣實有不能辦理之處仍由鹽運司遴員官運等因今查直豫各處縣岸除陸續招有新商具認外尚有豫屬之新鄭太康扶溝長葛直屬之成安開州並先經留有商認辦復又參懸之豫屬鄢陵沈邱項城洧川又二十八年以後續經參懸引岸除

隨據新商接認外尚有南岸之祥符許州禹州臨潁郾城直隸之永清邢臺雞澤隆平鉅鹿衡水唐山曲周統計二十三處內除衡水現有新商稟認試辦外其餘各岸屢經該司出示招商並通飭各屬一體廣爲招募迄今無商認辦引岸虛懸民食堪虞自不得不照案飭令官商民販招運藉濟民食以補課款惟捆運多寡無定原與包額認辦不同若輩維利是圖能多捆一包之鹽即多獲一包之利亦未嘗不願多運多銷而卒之所運無幾蓋亦有故或因資本微薄無力多捆或因岸地滯銷有虧成本以致未能按額捆運現在既准部議自應遵照飭令捆運之各官商如果情願包額認辦限一年之內出具認狀保結詳

請咨部更名一面由司另行招募新商稟認妥辦如有實在銷
滯無商認辦之處每岸專案詳咨不復以籠統浮詞搪塞盡縣
岸爲中外所同慮捆運乃鹺政之弊端本無所容其掩飾也
第五條長蘆綱總宜令更代查山東綱總雖係按年更換第山
東先課後引長蘆先引後課綱總之責任兩不相侔換期太促
必以甲年應完之課款責成丙年之綱總督催恐此推彼諉之
弊必且層見疊出且綱總爲通綱領袖要在遴選得人非其人
即一月一換無裨實政得其人即累年不換亦愜輿情蘆商殷
實者少殷實而認眞辦事者尤少年年更換恐中選之人無多
而廢弛之患滋甚現經運司於舊綱總四人之內挑留楊俊元

華楨斥退高淩漢黃照融於本年六月具奏衆論僉屬允協嗣後綱總擬不必限定換期爲衆商所翕服者酌留接充如其不然隨時撤換詳請咨部查照

第六條代銷融銷宜行分別查長蘆滯岸積引例准融與暢岸分成代銷當辦理融銷之初原爲蘆商疲累居多銷路又滯每至奏銷屆限雖引地積有存鹽而課項無措力不能完勢必紛紛參追各商以融鹽與融引事同一律稟請將積鹽融賣與別商銷售以所得之鹽價即交庫抵課惟復價一項歸買商完交其餘一切課款仍由賣商按限呈納仍爲保全奏課起見同治三年前任督 臣劉長佑奏覆河南撫 臣張之萬奏參蘆商把持

案內將融銷引鹽一概覈詳細聲明有案可稽檢查近三年案卷亦係疲累之商或因正課無措或因復價到限無力措交不得已將所運之鹽融賣與別商運赴暢岸銷售其所得價銀由買商呈出交官以濟目前之急是賣商得價融銷卽與自運銷售無異在買商既經按包交價並非得無課之鹽在賣商鹽已收價亦非上無鹽之課融賣融買事出兩商情願並非買商圖得便宜致有弊竇且代銷與融銷稍異之處代銷則賣主津貼銀每引三錢五六分至四錢不等其正雜課復價等款概歸買主完納融銷則買主代交正課六錢復價五錢解費二分一釐其餘各款仍由賣主自行完納代銷則賣主出津貼之費融

銷則賣主有自納之款其辦法不同而使眾商得稍資周轉則同買賣者買者彼此扣算定價兩相情願則亦同所有各商融銷引鹽除捆運之商仍遵三年奏案飭令一概領引運鹽不准融銷外其行商融鹽應請照舊辦理免其禁革以保額綱而重帑項

第七條歷年積欠宜令代交查歸補庫墊積欠一項自道光二十八年淸查案內共計銀二千三百四十三萬一千四百餘兩每年議定庫墊銀六萬兩積欠銀十一萬兩分年按引攤交每引攤銀二錢四分零自同治二年起因商力拮据改爲外引撥出銀一錢二分京引撥出銀八分領引時隨引完納其餘銀兩

仍照案按限帶交餉於同治五年因綱情愈疲稟請外引減交銀一錢京引減交銀六分自道光二十九年起至咸豐八年止除已完現商淨欠交銀五十九萬八千三百三十餘兩業經奏奉部覆准自咸豐十一年奏銷後分作五年代完又自咸豐九年起至同治七年止續應征銀一百七十萬兩內除參懸無著銀四十九萬九千二百四十餘兩永平七屬官辦暨天津公共口岸未撥銀四萬四千二百三十餘兩現商應交銀一百十五萬六千五百二十餘兩內已完銀三十五萬六千七百餘兩連前實計現商共未完銀一百三十九萬八千一百五十餘兩其已交銀兩均經湊撥各餉動用按季冊報在案其欠交銀兩雖

屢經嚴諭飭催無如各商僉稱因近年引地被擾被災領運失時領引滯銷商力拮据顧運顧課已屬萬分竭蹶前項積欠代交前商參累之款一時無力賠交委屬實情且近來參商迭出長蘆懸岸已屬不少若以此紛紛參辦通綱無商不欠幾至無岸不懸全綱掣動所關非細茲准部議除將欠交銀兩趕緊設法嚴行催交以清積欠外所有隨引先交之款按每年出庫引數核計應完數目造入春秋撥冊聽候部撥至於欲紓商力必須減成本臣當另案陳奏

第八條報災補運宜再詳查查各州縣詳報被搶被水各商引鹽有詳運司已經委員會勘尚未勘覆詳報者是以失鹽數目

即院司兩處案卷已覺未能相符茲據該司逐細詳查除奏部覆准補運五六等年被梟匪髮逆燒搶之甯晉臨城柏縣七年被捻逆焚搶之定州南樂清豐大名開州東明臨漳等州縣商人益德裕等被搶失鹽一萬六千零二十九包不計外實在現據委員勘復陸續詳報之清苑等處商人被搶失鹽四萬五千六百七十七包又新城等州縣被水衝淹鹽一萬八千六百三十一包又已委未經復勘之濟源等州縣幷未經委勘之安平縣商人被搶失鹽一萬零八百五十六包又因案情未符批飭覆查未據詳覆之溫縣等處商人在途被搶失鹽三千二百四十六包除由司核明照例分案敘詳幷將未經通詳之各州縣

分飭另行補報以昭核實外所有州縣商名鹽數分別另造清
冊呈送備查謹將原冊封送軍機處并分咨戶部以備考核
第九條加觔抽錢宜行禁止查道光二十八年清查案內每包
加鹽一百五十觔合計北鹽重五百六十七觔有奇南鹽重五
百七十二觔有奇違者即以私論各商赴坨築鹽向由批驗所
大使驗明秤掣按包編號之後始行飭商裝運前奉部飭即經
該運司明查暗訪出示嚴禁并親赴關所查照鹽包挨次編列
號數挨包抽提當堂秤掣均屬相符訊據各商僉稱伊等赴坨
按引築包均由批驗大使查驗秤掣編號有一鹽必有一引造
關時按號抽提過秤既有官司稽查又有部派觔兩衆目共睹

非商等所能行私朦混且伊等深知例禁綦嚴亦當自顧身家
何肯犯法取利丞造關防裝載備製者即係批驗所過秤編號
之引鹽此外實在並無另有私築號鹽意圖夾私加觔情事復
飭據小直沽批驗所大使王鳳岡以查明各商赴坨築運均係
遵照部法觔兩一律辦理並無夾觔加帶另築號鹽以備製抽
情弊出具印結詳送到司該司恐尚有不實不盡復經連日逐
細查訪僉稱如一此後惟有嚴益加嚴督飭委員暨批驗大使
認真秤掣不時密查倘有奸商夾私加觔情弊立即照例從嚴
懲辦臣亦當不時由省委員赴津密查掣驗事宜斷不敢稍存
姑息以杜流弊而肅鹺政至隨引每包抽收津貼錢五十文乃

係同治六年海運案內各商公議捐作津貼漕剝民船之用並無浮收抑勒情弊業經另行詳明咨部覆准在案

第十條鹽筆科則宜加裁革查道光二十八年

欽差王大臣查辦鹽務核定科則曰正雜課曰平飯曰補欠曰歸補積欠曰王范滿垣租息曰領告雜費曰緝費曰各項解費曰內外帑利共九款每引攤交銀二兩六錢刊單通行飭商遵照此木板之則也後有續增商捐款項因年限多寡並無一定一經捐足卽由各商隨時稟請停止並非作爲定額是以向用鹽筆添寫刊單之後同治三年河南撫臣張之萬奏參蘆商把持運使受其朦弊案內指稱鹽筆私加私用經前運司克明查

出墨筆添寫者曰懸岸課曰捐補參價曰欽天監生息曰歸補緝費曰口岸汛工曰籌補津貼曰還墊辦公曰酌增領告曰朝袍冊寶曰修署曰報效軍需曰隨引復價凡十二款當將墨筆原奏逐款造冊由前督臣劉長佑奏覆有案可稽嗣將朝袍冊寶六釐修署一分報效軍需二分三款先後停止同治六七年間因迭奉內務府奏派長蘆採辦緝袋以及蘆勇口糧並捐築金堤挑挖府河等事增添一款初曰寄庫還款改曰金堤還款其餘均照前奏之數並無絲毫加增此外又有南場各商稟添大河口巡費一款南引各商捐添報效豫省協餉一款係不在通綱科則之列皆墨筆之則也至所稱領引時外交者三款查

商津貼辦貢一款因前辦彩緞貢商人張鑑歷年賠累各舊商公議情願每引津貼辦貢銀三分五釐又津貼辦公一款因總商辦公一切費用出自已囊眾商公議願每引幫貼辦公銀六釐迫因舊商星散新商心力不齊完交寥寥本年已將此二款停止矣至巡費津貼一款係承辦青靜滄鹽四處引地緝費裁減不敷通綱公議每引願幫銀四釐此爲保護引地而設應仍其舊斯三者外交幫貼之則也據該運司造具木板科則一冊續增墨筆一冊外交幫貼一冊並將領告科則款式呈送前來理合封送軍機處並分咨戶部備查至部議以浮費過重行令認眞釐剔分別禁止臣亦深知鹺綱之疲由於成本太重銷路

太滯商衆商亦稟訴苦累情形呈請拯救頃至天津與運司面

商一切即日將各項科則酌擬裁減具奏以輕成本而挽頹綱

以上十條就部文所指者逐細登覆至於引滯商疲全綱不振

別圖補救之方容即於酌減科則案內另行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蘆綱僨累請減成本摺同治八年十一月十九日

奏爲查明蘆綱僨累日甚亟宜減輕成本以蘇商困而保預綱

恭摺

奏祈

聖鑒事竊照戶部議覆給事中陳鴻翊條奏長蘆鹽務摺內謂

蘆綱積弊在於引岸虛懸交款日絀浮費過重商力難紓洵爲

洞悉源委之論奉

旨飭臣體察情形酌擬具奏臣已按照十條逐一確查分晰覆

奏惟於裁革科則一條僅先將原定木板科則續增墨筆科則

並外交幫貼三款按項分晰臚陳其如何酌擬裁減聲明即日

另
奏在案伏查長蘆鹽務自道光中年以來疲乏已久至二十八
年
欽差王大臣載銓等查辦加餉減價裁費恤商科則僅二兩六
釐有奇滿擬商力可紓乃因加餉而未及減引銷數仍形疲滯
咸豐同治年間領引科則屢次遞增較查辦時加至三分之一
加以私梟迭起侵佔搶掠捻逆縱橫擾亂焚毀眾商虧累日深
本年銀價昂貴每兩換制錢一千八百上下而滹沱河北從順
廣等處之引不能行舟到廠大清河枯旱保定等處之引到岸
過於遲滯豫省加價黃河以南之引盡被鄰私侵灌各商之虧

處不同而累狀則無少異莫不由於交款太多成本太重銷路太滯前據通綱商人聯名稟訴疾苦嗣於雙口途次又據京引商人聯名投訴 臣 委員至天津明查暗訪又接晤運司恆慶均稱商情疲憊若不趕緊調劑勢必家家受累處處參懸 臣 囑該司通盤籌計務求有益於商人而又不甚礙於庫款斟酌裁減以期變通盡利茲據該運司恆慶核議詳覆前來 臣 細加參核理合奏懇

恩施曲加矜恤以甦商困而保頹綱謹分條陳列如左

一木板科則中二款可暫停也查原定木板科則共九款業於十一月初一日造冊具奏內除七款無可裁減外惟第三款曰

補欠銀八分七釐九毫有奇第四款曰歸補積欠銀一錢六分一釐一毫有奇此二款係因積欠太鉅道光二十八年議定每年歸完銀十七萬兩由各商按引攤交彌補舊欠是虧欠者乃數十年前之商捐補者乃數十年後之商李代桃僵本屬勉強從事嗣因各商拖欠不完於同治二年起改爲隨領引時外引先交銀一錢二分京引先交八分其餘銀兩仍照案依限催交同治五年綱情愈疲又改爲外引交銀一錢京引交銀六分每年按出庫引數約征銀五萬餘兩前奉戶部飭撥以備長蘆採辦布疋絲觔之用目下通綱疲累異常現商辦運交課自顧不遑更無餘力代完舊商之欠擬請將隨引攤交補欠歸補積欠

銀兩暫行停止五六年後如鹽務稍見起色察看情形再行酌量征收以蘇商困嗣後如遇傳派長蘆採買布疋絲觔並請仍由引課項下動支報部核銷

一續增鹽筆科則中二款可減五款可裁也查鹽筆添寫科則共十一款業經造冊具奏內除四款無可裁減外擬酌減者二款全裁者五款其酌減者一曰軍需復價外引銀五錢京引二錢五分此項復價原爲天津海防軍需而設每年按出庫之引約征銀二十餘萬兩每月撥解天津支應局六千兩解保定省局一萬一千兩閒或另支提用爲數更增目下餉需依舊本難議減惟商力日形拮据不得不量爲核減以全大局擬請外引

減去一錢四分每引交銀三錢六分京引減去七分每引交銀一錢八分隨領引時外引交銀九分京引交銀四分五釐下餘外引二錢七分京引一錢三分五釐仍照案以三個月為一限分作三限完納一曰金堤還款銀三分六釐此款前因迭奉內務府傳辦絹箋並劉景芳蘆鳧口糧每引捐交二分六釐名曰寄庫還款嗣因修築新堤挑挖府河捐賬等項增為三分六釐改名曰金堤還款計運庫墊發之款商捐歸補尚有不敷當此綱情疲敝不得不設法恤商所有金堤還款擬減去一分六釐酌留二分嗣後遇有內務府傳辦絹箋價值運費擬請作正開銷直字營馬隊餉需費令運司另行籌解奏咨辦理右二者皆

可酌減者也其全裁者一曰復價解費二分一鹽三毫擬卽在於木刻解費項下通融搭解一曰籌補津貼銀三分此款現已捐交足數矣一曰懸岸課銀四分此款自道光二十九年起飭商攤貼參懸無着之課款衆商求免未允嗣後改爲薦團經費同治五年正月間各商稟請豫省免抽鹽釐案內又改爲協濟豫餉之用名實久已不符擬請停止豫省協餉免捐此款以紓商困一曰還墊辦公銀一分此係昔年商墊軍營米運天津壕牆之用今早已歸款矣一曰酌增領告銀二分此款係咸豐十年所增應卽裁除其中有應行支解者可由木刻之領告雜費項下酌量籌撥右五者皆可全裁者也至此次鹽釐款目比上

次所奏款目微有參差上次未列復價解費一款此次未列大
河口巡費協濟豫餉二款耳
一京引商人宜加補救也查京引原額十萬五千九百餘道從
前銷六成滯四成自道光元年以後減引二次停引一次淨行
銷引七萬二百餘道銷數已不及前道光二十八年
欽差王大臣查辦鹽務每包加鹽一百五十觔未曾減引從此
滯銷更甚自京師行使大錢諸行蕭索每年銷鹽不過二萬六
七千包是所銷不過三成七八分其餘六成二三分均係滯銷
之數以二萬六七千包之鹽價上七萬餘引之課款是一引幾
及三課包賠過鉅商力如何能支且百物均隨銀價長落惟賣

鹽例皆用錢而完交課款又須易銀目今銀價日昂展轉虧賠
加以引多商衆股乏不一心志不齊此商賤價求售彼商即被
牽掣同治四年衆商設立內廠收鹽亦恐搶跌賤售之故奈費
本有限價仍難齊緣京引累商較多辦運交課悉由重息借貸
鹽既運出公私交迫本京油鹽店窺見底裏又復多方勒措累
商圖得現銀暫應眉急不得不賤價濫售一唱百隨即殷商亦
難自立成本虧折愈辦愈累刻下雖將科則以漸減輕而滯銷
太多包課太重仍不足蘇其困茲據運司核議具詳擬懇　一
天恩飭下該部俯念京綱苦累實情准自同治九年起暫停額
引二萬道停包課略輕商力可漸紓展餘存額引五萬二百餘

道督令勉力辦運俟綱情稍轉行市暢旺再行相機議加

一河南加價宜請停免也河南撫臣前因防剿兵多餉無所出奏明豫鹽每觔加制錢二文先由商人按包總交雖曰取之於民並非取之於商惟其價先由商墊商已不勝其累屢次求免未允不得已稟明每年捐銀八萬兩分四月十月兩次呈交無如豫引運道過遠成本過重上年被災被擾商本虧折辦運益覺艱難今年請領引目不及十分之七現計每引按四錢六分派攤不敷呈解之數且河南一省分食潞淮東蘆四省之鹽減價尚不能敵私一經加價則別省私鹽更易侵灌充斥商鹽價利是趨居民擇賤而食三路皆賤蘆鹽獨貴孰肯舍彼而取此

滯銷愈甚攤數愈多近年豫引各商除逃匿參懸外餘均岌岌自危有朝不保暮之勢刻下中原肅清豫省兵數可減商力實在不支應請

旨飭下河南撫臣准將加價停免不使商引各商捐此八萬兩之數蘆綱幸甚

一山東館陶釐捐宜請停止也山東撫臣前因逆氛孔熾防餉難籌因就館陶設局抽釐凡豫引鹽船由此經過者每包抽收津錢三百六十文以備接濟餉需在東省積少成多籌款不無小補在蘆商筋疲力困元氣實已大虧現在軍務已竣餉項稍紓本省應用款項尚爲分別可緩可停皆將科則裁減以輕成

本此項釐捐應請
皇上飭令山東撫臣將館陶臨釐准予停免以紓商力
以上五條第三條專恤京引之商四五條專恤南引之商第一
二條爲通綱商人力籌挽救之法計木板刊刻並罷錢添綴之
科則連閏每引銀二兩七錢三分七釐六毫有奇今裁減銀五
錢二分六釐三毫有奇尚存銀二兩二錢一分一釐三毫有奇
雖較之道光二十八年查辦時尚多二錢有餘而較之近年已
覺輕減衆商稍有轉機不至相對欷歔但得此後不復參懸懸
岸漸可認辦則名爲卹商而裕課亦即寓其中至滹沱河改道
下西河舟運不通臣已屢次派員查勘俟勘定後當奏明籌款

挑挖一律深通務期暢行無阻俾西河各商免受改道改阪之
累長蘆鹽務可望漸有轉機感荷
天恩實無涯涘所有蘆綱疲憊減輕成本緣由理合恭摺具
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敕部核議施行謹
奏

擬賑卹畿南災歉摺 同治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奏為遵
旨查明畿南所屬災歉較重來春應行賑卹酌擬辦法奏祈
聖鑒事竊臣 接奉十月二十八日
寄諭給事中陳鴻翊奏直隸西南各屬本年雨澤稀少災歉已成聞有報災未遂人懷亂萌之說又廣平屬之淸河威縣毗連河南安陽等縣大名府則與曹州接壤捻幅餘匪難保不潛伏其間其開州等處人心亦多浮動現聞各處已漸有均糧等事若饑民相率效尤各匪乘機竊發必至貽害地方請飭曾國藩查明辦理等語著曾國藩迅卽派員查明各該地方被災輕重

情形分別賑濟如有應蠲應緩之處並著趕緊奏明辦理以惠
災黎而消隱患原摺著鈔給閱看將此諭令知之欽此十一月
初一日臣即將通省被災各州縣應徵錢糧按照分數懇請蠲
緩會同兼管順天府尹臣萬青藜府尹臣王榕吉等具摺恭奏
於十一月初四日荷蒙
恩諭准行並附片具奏南路大順廣一帶雨澤尤艱種麥尤少
明春恐須另籌賑撫奉
旨知道了欽此均經欽遵行知在案查本年直隸收成以永平
遵化為最豐天津河間宣化正定次之順天保定深冀易趙定
等府州所屬均在歉薄之列南路大名廣平順德為最下八九

月間南三府各屬所報災歉情形均不甚重與臣在省所聞者不符頗滋疑訝蓋州縣積習多以辦災為難緣荒政之條例甚嚴關係甚重初報災時不論災之輕重即有先發一月口糧之例厥後不論貧之極次又有普賑一月之例旋又有續賑摘賑大賑加賑之例蠲免則有七分六分四分之別徵緩則有三年二年次年之差皆視其災之分數以為區別而分數憑官之一言以為斷豈能恰如其量同一縣也或東鄉九分而西鄉六分同一鄉也或左村四分而右村五分百姓起而相爭以為參差之處或涉偏私即將來之或蠲或緩多賑少賑高下懸殊分數之所辨甚微而民間之所爭甚巨故州縣之不樂辦災非盡恐

免徵之後辦公無資亦由賑事繁重對百姓則易於見怨難於見德對上司則易於見過難於見功耳　臣前聞南三府災情較重恐州縣格於成例狃於積習所報或有不實不盡因函囑升任按察使大名道錢鼎銘親歷各處認眞稽查借重編門牌之便抽記極貧戶口於臘月內彙齊稟報該升道旋卽出外查勘徧歷三府二十六州縣之地茲據錢鼎銘稟稱伏查三府中旱歉情形以廣平爲最大名次之順德又次之緣順郡沾百泉河之利井地又多夏秋閒偏得陣雨雖九屬高下不同要皆可以支持無須調劑大郡開東長三處因得黃河之潤轉歉爲豐南樂清豐光景尚不窘迫廣郡則磁州清河威縣最佳雞澤曲周

稍次而以肥鄉廣平成安邯鄲及永年縣毗連肥鄉之數十村莊及大名所屬之大元兩縣爲最苦之區尤以肥鄉廣平爲極重成安邯鄲永年爲次重大名元城二縣爲略輕此七處急須設法補救兩旬餘輙迹所經體察眞情博採輿論種種成法皆不易行惟有按口給錢最爲直截了當但勘災宜細判等差而望澤殊不分彼此嘗接見久官直省素肯盡心之守令僉謂本年酌辦緩徵災輕之區紛紛觀望不肯輸納則將來酌辦抽賑必致多所窒礙然事關民瘼又安能因噎廢食反復推求惟有寓賑於貸之一法就各屬中著名災重之縣就各縣中著名災重之村復於一村中擇老弱病廢婦女及無業丁壯不種地不

滿十畝者往時倘可借貸今年災廣告貸無門名曰極貧卽在此次重編門牌上詳細揭出編定戶口偏行榜示某戶某口加恩酌借口糧兩月大口每日給制錢若干小口減半由本村公正紳耆出具保狀俟秋成後酌量清還不曰賑而曰貸則鄰近災輕之區無可比較不致生覬覦之心二月中旬開辦辦竣後大張告示宣布

皇仁按村曉諭概行蠲免毋須清還俾窮黎得沾實惠名爲貸而實則賑矣至災區中之次貧者本非無告之民類皆有田之戶或有他技濟生或有春收指望察核情形尚可支持至三四月間再行酌辦暫且不必調劑若果雪澤不沾春雨復少此繁

次貧之戶固須接濟恐各屬災輕之區亦宜普爲設法屆時春荒一成實屬難於著手是惟虔禱天心之仁愛默爲轉移庶幾司牧之愆尤或可稍逭等情稟覆前來臣查戶部則例內開被災五分者准酌借來春口糧等語五分乃極輕之災本有准借口糧之例廣平等七州縣據各屬原報雖有尚不及五分者而被災較重遠近周知錢鼎銘擬用酌借口糧之例以暗行其賑濟之實期則寬以兩月足救春末之飢惠不及於次貧足杜冒濫之弊所議尚爲妥協其按口給錢亦古人所稱施粥不如放米散銀不如發錢者恰相符合惟七屬貧民每縣多或數萬人少則萬餘人所費亦殊不貲合無籲懇

天恩敕部於天津存儲現錢項下撥制錢十萬串由天津運至
大名即交錢鼎銘經理賑卹事宜預弭畿南無形之患大局幸
甚微臣幸甚至於以貸爲賑係恐災輕之區或生覬覦之心故
借此名以息爭端惟我
朝遇災蠲卹之典
皇仁最溥良法最多然法之最善者分數亦必有輕重貧戶亦
必有極次斷不能無向隅觖望之人亦不能無倖澤爭競之事
此次雖未必盡合成法然意在先救極貧是謂之借貸也可即
謂之賑卹也亦可但使稽察精細心術公平縱有觖望爭競當
亦不足深慮若賑卹之地無糧可買尚應擇要設平糶局數處

糶大則較市價畧貴糶出則較市價畧賤庶米商可廣爲招徠
而貧民亦稍沾便益倘其商賈流通糧價不甚昂貴則無須由
官設局是亦當預爲議定者也除通省各屬應否調劑同日另
案具奏外所有遵
旨查明畿南所屬災歉較重應行賑䘏緣由恭摺覆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陳滹沱河水患大概摺 同治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奏為滹沱河改道北流已閱兩年各屬被害亟應設法修治謹陳大概情形仰祈

聖鑒事竊維直隸有五大河子牙河居其一其上游即滹沱河也該河源出山西繁峙縣入直隸平山縣境逕靈壽正定藁城等縣下抵晉州前此滹沱由晉州東行至衡水武強會合滏陽河經過獻縣而後名為子牙河又逕河間大城靜海等縣由天津縣之海河入海自同治七年秋初河從晉州藁城之間改道北徙遂與滏陽河不復相通因漫及束鹿深州安平饒陽肅甯河間獻縣任邱保定雄縣霸州各州縣均被其患而文安大城

受害最重俗所稱文安大窪者也維時又值永定河南岸上汛決口未合下游竄入大清河致清河日受其累節節淤淺　臣抵任後飭永定河道於三月間分段趕修四月初旬南上合龍又飭清河道挖濬清河口亞古城龍灣村張青口各段積淤並挑濬府河修建石閘厰後永定河北岸復決大清河亦未能一律深通是　微臣抱愧之事然二河皆能興工開辦究亦不無稗補惟滹沱河未能興工一則因藩庫難籌經費一則因該河別無去路是以久未定議而文安被害日深亟思涸復田業遂會商大城兩縣紳民捐貲集眾自行興辦於該縣之東隅開挖趙莊引河由王口歸入子牙河將大窪積水洩去三尺有餘淺處一

律種稻滿擬秋收可望不料六月中滹沱河上游水漲來源洶湧其患仍與上年相等不特文安一邑變爲洪湖即大城雄縣任邱饒陽安平等屬亦皆淹沒田廬浸占驛路小民蕩析離居棲託無所而滹沱旣已北徙舊河斷流向之由西河運鹽至順廣正趙等處者今則舟楫不通鹽商說運所關亦鉅且文安與雄縣交界有西堤一道文安則聚衆總集堵禦上游之水雄縣則聚衆掘開以洩本境之水竟用鎗礮器械傷斃文安守堤民夫七月九日迭次爭鬬兩造洶洶相持不決現雖經委員彈壓勸諭暫停械鬬而水患未除爭端終不得息仍恐數縣交訌激成巨案此皆最切之患不可不急爲修治者也 臣 數月以來博

采羣言有議改平山縣治河以分其勢者查元時曾闢治河自
爲經流不與滹沱相合雍正元年怡賢親王亦奏稱治河引入
滋河則滹沱之猛可減然滋河本入甯晉泊今泊已淤塞難容
巨水且滹沱挾水至多亦不待會同治河方能爲患是分闢治
河未必有益也有議由雄縣之辛莊挑引河入王口鹽河者查
辛莊至王口八十餘里皆穿文安之境文安形同釜底若道滹
沱橫貫縣境則永遠爲患且逬莊王口亦並不能暢洩河水以
救目前之急是辛莊引河更不宜挑也有議從去年新徙之道
開濬以復其舊者查晉州下至武强二百餘里河從之後一片
飛沙舊道多成平陸間有河形亦若隱若見絕少大段槽道勢

難開挖且前明至今滹沱屢次遷徙從不能挽由故道而行誠以河因高淤而決水徙沙停斷難遽還舊觀是故道不能竟復也有議於南旺村開通引河以達獻縣回子牙之故道者 臣派員至該處測量高下人力似尚可施惟田畝皆膏腴之地百姓不願開河且由獻縣修治上游仍然泛濫鹽運仍然不通此獻縣之不宜開挖也有議開王村廢閘引滹沱之水分消西淀歸入大清河者查大清河地勢較高不惟不能多消滹沱積水且恐引西淀之水灌入文安大窪是開王村閘未必有益也迭經委員查勘迄無定議最後派委清河道賈學曾候補道陳重前往細勘另籌修治之法訪得冀城南樓村迤南尚有乾隆五十

九年迄咸豐元年滹沱閒行之故道自藁州東門外起經晉州趙州甯晉之境計共河路一百八十里至冀州邵村下會滏陽河形尚存其下游且閒有寬至二十餘丈深至一丈餘者雖亦多有淤平若就此施功尚可著手該道等於九月履勘繪圖貼說會同稟覆　臣批令會商藩運兩司酌籌款項設法興辦並飭令再赴藁城一帶覆加勘估茲據貴學曾等於十一月底回省勘得藁城新徙河口水深一丈面寬七十一丈接連兩岸老坎嫩灘共長三百一十丈擬築大壩以堵塞之高二丈五尺底寬十五丈頂寬五丈兩旁依次遞減惟旁無堤埝築壩無處生根擬接修土埝長九千一百五十丈計五十餘里以遏旁溢而固

壩基其引河之新開者擬自藁城東門外壩前起至陳村舊河首止裁灣取直共長一千一百六十丈以下接入舊河間有平灘至晉州界止連前共長九千七百三十四丈擬挑寬二十丈至十餘丈不等又晉州境內工長一千二百八十丈藁城境內工長四百丈趙州境內工長三千四百五十丈晉州境內工長二千八百五十丈甯晉境內工長九千二百七十丈約計估銀二十萬兩有奇該道等所以不能確估定數者據稱專就引河壩埝工料計之其數尚不過十七萬兩惟壩埝所占之民田若民間索取地價則多寡難以預定又引河所經之處應納地糧有從前除額今未升科者有從前緩征今已起征者現在皆成

熟地若民閒求索地價則多寡尤難預定論大河官工之常向無價買民地之理此費本屬可省然亦須察看輿情權衡事勢乃能定局臣本擬於明年二月興工急拯文安等處之災惟經費太巨前在天津與運司商酌擬令挪墊銀十萬兩將來按引攤捐數年歸款此外尚短十餘萬兩無從籌措而訪諸衆論皆稱修治滹沱河係毫無把握之事或謂該河性善遷徙卽就束鹿縣志而論自順治至乾隆百年之閒已徙二十五次一縣如此他縣可知遷徙既無定所修築亦屬徒勞或謂滹沱河剽悍激烈不受約束隄防愈堅衝決愈甚且其下有伏流往往水尚未至土已迸裂居民見而預避不久卽有橫流經過築隄埝於

伏流之上斷難久時或謂滹沱河挾沙最多質本磽薄性最鬆
浮從前怡賢親王修治之時亦係旋開旋淤今僅築埝濬河勉
救目前仍非經久之計若必遠築長堤大開引河不得不議歲
修既有歲修必設汛官將來日增無窮之費而水害仍不能免
臣正慮籌款之無著而聞此數說者又恐巨款付之一擲不得
不徘徊瞻顧然念文安之淪為巨浸雄縣之互相鬭爭及西河
鹽船之別無運道又不忍置之不問反復焦思迄無長策茲擬
改於明年八月秋收後籌定經費再行興辦理合先行具奏請
旨敕下部臣核議此雖疆吏之責本不必重煩廷議惟水患迫
近畿郊當此眾說紛紜或辦或否或別有良圖得在廷臣工討

論裁奪則是非得失可以折衷至當而遲至明秋則籌款購料等事措置亦覺暇豫所有滹沱河改道北流亟應設法修治緣由謹會同兼管順天府尹臣萬青藜府尹臣王榕吉恭摺具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